

绿手指

◎马红娜(河南郟县)

在菜地里忙着给番茄打尖掐顶,不满三岁的小侄女挤进狭窄的番茄植株间,盯着我的手指看了一会儿,诧异地问:“姑姑,你咋长着绿手指呢?”

我低头看看手指,果然成了酱绿色,尤其是食指和拇指,颜色更深些。我一边手不停地掐掉番茄棵上旺长的尖顶,一边许诺等番茄红了给她吃。她高兴地挥舞着双手蹦跳起来,却踩倒了三四棵番茄。愣神间,她已匆匆跑掉了。

等把活计全都忙完,已近正午。抹了把汗,坐在树荫下的水渠上,听着水渠里潺潺的流水声,撩水洗手。被番茄茎的绿色汁液染绿了的手指,怎么洗也会留下一些痕迹。潺潺流水带着一丝凉甜的风,自小腿肚漫起一阵凉气,剥离了相亲相爱的衣衫,掠过汗津津的脖颈,钻进发间,不动声色就捡走了额头的汗珠。

杨树叶子在头顶发出沙沙的响动,刺眼的阳光从枝叶罅隙里散落在渠水上,一波一波荡漾着碎金。我的影子和水里的脚趾弯曲曲曲,水流走,影子停在原地不动。

汗落了。把草装进篮子,挎回家。破刀和旧案板还在原处摆放着,把草剁碎,掺几捧玉米糝,扔给周围咯咯直叫的鸡们。更多草汁粘在手上,碎草叶随意粘在手指间,迟迟不肯落进鸡腹。

小侄女不知道跑哪儿玩去了,她爱吃韭菜饺子,反正是星期天,就包饺子吧。先把粉条放进水里浸着,然后坐在桐树荫下,一边剥着韭菜,一边看几只麻雀在鸡群外围蹦蹦跳跳地偷偷啄食,三只稍微胆大点的,居然混杂在鸡群中堂而皇之地低头猛啄,一有鸡爪践踏过来,就赶紧扑着翅膀低飞着跳开。

等饺子包完去洗手,发现手指上的绿色尽管在和面的时候被面粉粘掉不少,但依然很清晰。不管它,等阳光不那么热了,还要去薅玉米地里的草。

玉米苗已经没过脚踝到小腿肚儿那么高了,麦茬儿已经淹没在一片绿色里。绞股蓝和涩络穰都探头探脑匍匐在麦茬儿周围,企图借势向上生长。小蓟张狂地伸展着带刺的叶子,扩张领地。灯笼果擎着五六只罩着青纱的果子,和玉米苗并驾齐驱。老鸱眼簇拥在地头和水渠边上,瞪着萌萌的黑眼珠,偷窥周围环境。飞蓬比玉米苗更高调,伸展着密密匝匝的叶片在玉米地里摇曳生姿。

把它们薅下来,扔在玉米苗上面,等一会儿火烈的阳光会把它们晒得偃旗息鼓。一垄地薅到头,腰酸背疼不说,手掌被小蓟的刺和涩络穰的倒钩划得没一块好皮,布满玉米叶划痕的手臂也酸

痛得伸不直,眼睛被汗水浸染,泪水合着汗水直流入颈。用长长的绞股蓝和涩络穰把这些贪食肥壮的草捆在一起,扔在地头。

地头路边不乏大树,有树叶的庇护、遮挡,阳光远没有中午时分强烈,却也不容小觑,汗水和热浪相互蒸腾纠缠,没有风,仍是热。捡起一片大桐叶作扇,呼扇几下,稍微畅快些。看看还有三四格密密麻麻的草,只好起身继续。

暮光落尽,繁星乍亮。田里只剩下玉米苗身姿挺俏,躺在草堆上稍事休息。耳边是风吹玉米叶的沙沙声,眼前是高而阔的蓝天,几丝云萦绕着星星。不能再歇了,家里的猪和鸡们还等着这些饲料。

脚步虚浮歪斜,胳膊酸痛难以屈伸,衣服紧贴着背,草们又紧贴着衣服。手指包括手掌纹路,都已完全是褐绿色了,只不过掌纹的颜色更深些,一道道掌纹把手掌残酷地分作了无数个区间。

多年之后,这双手已经脱离了这种高强度的劳动,手指上再也没有机会染上自然的绿色,却时常想念那些长短不一的绿手指。

“新新词语”

◎袁占才(河南鲁山)

网络世界,瞬息万变,几天不览,就显陌生。惹祸之一因,乃“新新词语”也。这些年,生词怪语铺天盖地,直往你眼里塞。脑僵如我者,摇头感叹,无所适从。但是,就算被“新新词语”撞断腰,也得接受啊,连《咬文嚼字》杂志,年年还评新语热词呢。

《读者》曾有言论曰:“穷忙族是一种无奈,考碗族是一种妥协,御宅族是一种逃避。这是族群背后,被异化的生活与社会结构带来的马太效应。”绞尽脑汁,想得心疼,我也不解。后来,我发现,这些年,所谓的新新族类还真不少:丁克族、背包族、套牢族、本本族、奔奔族、号哭族、毕婚族、候鸟族、草莓族、蛋壳族、陪拼族、合吃族、拇指族、啃老族、月光族……叩问我是哪一族,答曰:脑残族。

新创语境,很多牵强附会,失去原意,背离典出:日子好得天天像过年,或谓“度日如年”;不拿钞票,一部手机,横扫天下,可不“身无分文”;住的高楼,“屋无片瓦”;到处旅游,“居无定所”;工资充卡,“坐以待币”。更有人偷梁换柱,戏弄成语:“据礼力争”“钱途远大”“语过添情”。颠覆三观。

还有的词,其大胆随意,像纨绔子弟的玩世不恭。微信里的朋友,皆为“楼主”;分明调侃,说在“灌水”;隐匿不语,作壁上观,谓之“潜水”;表面矜持,内心火热,乃“闷骚”……不玩网络的人,难免错愕。2019年,热搜中,有“夸夸群”“杀猪盘”;前天,又看到一个“懂事崩”,像不像土匪说黑话?特务对暗号?今年初,又有俩词进入我的眼帘:一是“盘他”。万物似皆能“盘”,含“撩她”“怼他”“弄他”,有羡慕嫉妒恨,和他过不去之意。一是“打工人”。打工人,打工魂。勤劳的人,太阳未升,就上了塔吊,然而你,却窝在被窝,伸着懒腰。细品,倒还真有些味道。

不可否认,有些词,随时代发展而产生。老树着花,翻新琵琶,与时俱进。

能上热搜的词汇,能够流行的语言,多来自于年轻人的标新立异。它们为这个高速、超高速时代打上鲜明印记。早几年,一年轻朋友给我发“鸟语”：“达人，你是有巢氏吧？”我莫名其妙。多方询问，才知，“达人”乃高人也，“有巢氏”指有房住。心里一热：又回到原始社会了？还有一次，大街上，有老太嗲腔喊我“摔锅（帅哥）”，吓我糟老头子一跳。扭过头，我也学乖了，嗲曰：“美眉。”心下想，我是省略了“资深”的，果弄得老太眉开眼笑。

社会发展，物质富裕，制度变迁，文化兴盛，新的语言如雨后春笋，这并不奇怪。汉语魅力独特，魔力神奇，随便哪个都能组合，像原子核在无穷裂变。例如，由酒吧，可衍出网吧、书吧、吧台、吧女……

这个时代，新生词语招摇过市。无须申报注册，再怎么蹩脚，有人跟风就行。报怨是没有用的，不如笑着其扑面而来、招摇过市，忍看其烟消云散、淡出视野。沉淀下来的，就当金子，珍藏好了。

金陵阅江楼记

◎杨团会(河南平顶山)

金陵者,虎蟠龙踞之地,六朝繁华之都,自三国建业以来千八百余载。其江南形胜之雄奇,富甲一方之名望,秦淮金粉之风骨,刀光剑影之迷离,自不必说。

雄居金陵之阅江楼,北依长江天险,南拥满城风华,东望钟山庄严,西临津浦穿梭;天下胜景,胜于斯者,未之

见矣。

昔朱洪武议建楼阅江,六百载后,楼始立焉。人主初建功业,其心潮逐浪、其豪情万丈、其兴甚哉、其意神来,然终未于当世建楼阅江,非不能也,实不忍也。国之初立,漠北残敌环伺,生民亟须休养,百业有待兴起,大兴土木非英主之举也。而英主之为英主,

在知发亦知收也。慧眼识卢龙宝地,乘兴起高楼之议,百官抒游记之情,终怀民力之维艰而楼不开建者,或待后世昌隆也。

庚子夏秋之交,得以登楼,望长江之无穷,览古都之新貌,感天朗而气清,斯言以记之。

